

致

爱情里的
聋哑人／士

H
◇
著

台海出版社

致爱聋哑情里的人

TO THE DEAF
AND DUMB
PEOPLE IN LOVE

H◇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致爱情里的聋哑人士 / H 著 . -- 北京 : 台海出版社 ,

2016.12

ISBN 978-7-5168-1249-5

I . ①致… II . ①H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
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08785 号

致爱情里的聋哑人士

著 者: H

责任编辑: 王 艳

装帧设计: 张合涛

版式设计: 鲁 静

责任印制: 李广顺 王丽君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,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27 千字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1249-5
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由流行风出版正式授权, 经由 CA-LINK International LLC 代理, 由北京汇智博达图书音像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目 录

001 / 记得说爱我

009 / 擦肩而过

017 / 明眼人

025 / 被偷走的几十年

033 / 我没有要追你

041 / 近距离恋爱

051 / 只和你一个人说

059 / 亏心事

065 / 毕业前爆炸

记得说爱我

还记得第一次到医院检查出有“阿兹海默症”征兆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还能够轻松以对，那一年刚满五十岁的正文甚至会开玩笑。

“这样也好，我可以忘记你年轻时候对我发脾气的那几次，这样我会更爱你……”

“你以为你自己可以控制记得什么、忘记什么噢？”

“……你希望我记得什么？”

“嗯……记得你爱我，不对，这样不够，要记得说爱我……”

“可是这病到最后，可能连语言能力也会丧失了，怎么说？”

“你去学年轻人刺青啦，把我名字刺在胸口，就表示你把我放在心上了。”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怕痛……”

“那你录个影像下来给我……”

“对着镜头说我爱你？太不真实了，而且我一定会笑场。”

“录音可以吧？”

“好呀，如果我记得的话……”

“就是怕你忘记才要你录音，还‘如果你记得嘞’……”

当时，我们在嬉笑之中就这样度过了。然而两年过去后，正文的病情开始有点严重。他曾经一个人走在他走了几十年的上班途中，忽然忘记方向、忘记目的地，甚至忘记要找谁。

面对我们那两个刚大学毕业的儿子，正文竟然有时候叫不出名字。我知道，他的状况时好时坏，庆幸的是，孩子们都已经长大，已经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但我担心的却是我的身体和心理，有没有办法坚强到可以照顾他到最后一天。

“月娥，厕所，我们家厕所在哪里……”那是第一次正文找不到厕所，直接在客厅内失禁时说的话。他其实大可以直接开口询问我，但是他却因为自尊心，在我们家里里外外走了又走，硬是找不到可以上厕所的地方。

在我们家里面，不管是冰箱、电视，任何一种电器用品上面，都被我贴上了贴纸，上面详细地写着使用方法，以及用完之后要如何关闭的程序，毕竟我无法每天在家，分秒不离地待在正文身边。

照顾这样的另一半，对我而言最困难的不是耐心，不是每天要解释多少次，儿子叫什么名字，已经几岁，现在在做什么工作。

而是压力。

某一天晚上，当我忽然惊醒，却发现正文不在身边时，我的恐惧感，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。凌晨两点钟，我打了电话给两个小孩，开了三辆车，在城内一直绕圈绕到早上六点钟，我们才在住家后面的仓库里面，找到正文的踪迹。

从此之后，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，一个夜晚里面起身个十几次是稀松平常的事情。而另外一个恐惧就是，我不知道哪一天，正文会连我也不记得。

这个恐惧的衍生，或许不只是担心他不认得我，而是担心他不认得我之后，我心中是否还有足够的正当性，可以照顾他、容忍他。毕竟，要你照顾一个把你当陌生人看待的男人，还要任劳任怨，那可不光光只是“爱”，这么简单的单字，就可以包容的。

但，事情总是会发生。

某一天夜里，当我又惯性地惊醒时，我没有在床的另一侧看见正文，但我发现他坐在床边的沙发上，看着我。

“你醒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你睡不着？”

“对呀……不好意思……我有时候会认床……而且，也不太习惯，和不认识的人睡在一张床上……”

我瞬间，只能张着嘴巴，一股悲哀从心底涌上，我发不出声音来，眼眶一下子就湿了，无法控制那两道由悲伤主导的泪水。

看着我崩溃的模样，正文又开口了。

“娥，你怎么哭了？没事吧？我没有走失呀……”正文一脸心疼地走到床边抱着我，我哭得更大声了。试想，我又怎么忍心告诉他，刚才对我说了什么样的话呢。但只要正文还有清醒的这些时刻，我就有继续照顾他的勇气。

故事，不会像王子公主他们一样，就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

子。正文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认不得我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更糟糕的是，他的语言能力严重退化，有时候我已经分不清楚，他到底是因为忘记事情所以不说话，还是完全忘记如何说话。

这种 on/off、on/off 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对我的折磨也越来越深。

“把正文闷死然后我自己再自杀”的念头，也和正文的记忆一样，在我脑海中，on/off、on/off 地闪出闪入。

一直到了那天下午，我一个人待在卧房内，我盯着床上的枕头，心中的思绪完全被负面思考给占据。这时候心里头已经没有 off 可言，我甚至，因为看不到正文就躺在卧室内的床上，脾气整个上来。

“正文，正文，你在哪里，你给我过来……”我一边找着正文，一边大叫着，然后很意外地，我竟然在正文的书房里面发现他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走进这个房间了。他呆呆地站在书桌前，又是一副失神的模样。

我硬拉他的手。

“走！跟我回卧室，走……”正文被我拉得有点不高兴，我甚至硬拉他的衣袖，搞得他的白色T恤，整件衣服都虚了。

我将正文拖回卧室后，强迫他躺在床上。他双眼呆呆地，无神地看着天花板，此刻，我心中就只有那个恶魔的念头。我悄悄地也上了床，轻轻地拿起另外一个枕头，就往正文脸上盖下。一开始正文没什么反应，几秒钟过后，他开始挣扎，双手和我角力着，我则是拼尽吃奶的力气，就只想要结束这一切，然而就在拉扯之间，我忽然看见，那松垮掉的白色T恤底下，透出了些颜色。

因为无法顺利地完成我的杀人计划，我最后也力气放尽，于是不情愿地将枕头从正文的颜面上方拿走。这时，我撩起正文的白色T恤，才清楚地看见，那衣服底下的颜色是什么。

那是一个“月”字。不偏不倚地，就像是刺青一样印在正文的心口上。

“你去学年轻人刺青啦，把我名字刺在胸口，就表示你把我放在心上了……”

我赫然想起我们的对话，鼻头一酸，眼泪就滚了出来。比照起刚才我曾经有过的念头，我真的觉得自己简直禽兽不如。

我伸出手，抵在正文胸口的“月”字上，轻轻地触摸着，接着我大惊，因为我发现所谓的刺青字迹，竟然很容易就被我擦拭掉。我才明白，原来那不是刺青，而是他刚才趁着清醒的时候，走去书房用签字笔写下的。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怕痛……”

想起正文说过的话，我不禁笑了起来，接着，又继续大哭……

擦肩而过

马沙就躺在床上，一脸平静，眼睛虽然没有睁开，但我知道，他还在。

30 分钟前，他还在加护病房里面，经过一番抢救，又经过一番协商之后，我和医师决定将马沙转移到一般病房，这样一来，孩子们可以在最后的时间里，亲近一下老爸，而我，也可以陪在他的身边。

几年了呢？自从马沙生病之后，我和他往返于医院之间的日子实在太久了，虽然我一点都不觉得痛苦，因为对我来说，真正痛苦的时期还没来到，那会是马沙离开我之后的日子。

马沙今年 72 岁，我今年 65 岁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结婚那年我 30 岁，马沙 37 岁，说起来，我和他也算晚婚，只不过，不管是早还是晚，可以在人生之中遇到这个男人，我已经别无所求。

我从小是个富裕人家的大小姐，不管面对谁，我都喜欢指使对方，毕竟，我出门有司机，上街有随从，在家里有佣人可以供我使唤。小时候光是我生日当天，那些要巴结我父亲的所谓朋友们，送给我的礼物大概都可以排满我家庭院。

我想解释，我的跋扈并不是天生的，毕竟那是我成长的环境造成的，那让我以为，“我”最重要，“我”最珍贵，其他的人、事、物都是其次。

然而人生里面，坏的事情永远多过好的事情数倍。在我 16 岁那一年，父亲过世，母亲在一年后也因病离开人间，家里的财产被一群亲朋好友瓜分，称不上幼稚的我，莫名其妙地被赶

出家门，成了孤儿。

我被迫打工赚钱，原本上的贵族学校，更因为家里付不出学费，因此中断。

在那几年里面，我的生活目标第一是生存，第二，我心存报复。我真心希望那些在我爸妈过世前后两样嘴脸的人们，可以落得最凄惨的下场。

只不过，打工赚钱已经够我难熬，我知道，这辈子我不管再怎么样努力，应该都无法做到，我心中所谓的报仇了。

一转眼，我已经 28 岁，靠着在餐厅里面打杂工作到领台，从小就喜欢使唤人的本能，让我带起员工来还算有魄力，那一年，在餐厅里面，我认识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

这是后来马沙告诉我的。在这间高级的餐厅里面，我负责的是外场，也就是一般人来用餐的地方。然而，我们餐厅也备有 VIP 房，专门让特别的宾客使用，出入都是经由不同的门，但是这个区域的服务人员，和外场的服务人员是分开的，因此，就算马沙在认识我之前，已经来这餐厅吃过一年多，我却一直